

魏書

卷七十九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64)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淺草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

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
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
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
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
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
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
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
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
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
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竝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

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
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
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
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
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
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
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且列
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
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竝
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

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
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
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
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
倖自今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
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遞代相
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
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
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虛詐
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

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一
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
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
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爲驗
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錄
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
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
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
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
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

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項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義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回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爲義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義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

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義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 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

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彊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諡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憇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

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卽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

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義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義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義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誠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魏書卷七十六 列傳 六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錘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紉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葦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終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并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七十七

列傳

十一

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尾青以鎮之旣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

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諡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為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雋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

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為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竝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為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

魏書卷七十一 列傳 三
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
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
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
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
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
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
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
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緒與
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
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祈奚云叔向之

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
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
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
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
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
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
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
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
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
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

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雄父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昧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旣成因卽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卽爲證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昧後三人俱見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

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之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寃爲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未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

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磐柘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卽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勒

令竝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鷓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闔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得失之責

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

懲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遙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

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昊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

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歛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孑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儻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

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鑿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

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尔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

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
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
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
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
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
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啟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
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
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
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
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

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
臣旣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
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
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
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
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
書行河南尹普泰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
軍右光祿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
吏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永熙
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請託不已雄

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卽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啓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爲彧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

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又詔爲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卽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尔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茲佞以康國道

河內此言深得玉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敝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西荊州
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樊五能破析陽
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
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
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
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
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
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乂應至
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

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
遂遣兵攻之不尅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
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
閣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都
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

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
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
閉閣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
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
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
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
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
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
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愠色卒於官琛寬雅有
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畝官奉法在所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
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心不許崇曰我昔值其
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叅軍府主
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右軍國機斷還京於滎
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脩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叅軍稍遷中堅將

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駭懼勅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進攻郡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

書慰勉賜以衣帛尋勅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雋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叛高平

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
以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
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
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勅深兼給
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
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邛山集僧尼齋
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
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
私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
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卽爲二

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充行臺
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尔朱榮殺害朝士
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
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
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
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汗
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効請罪此之丹
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
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勅乃歸京師
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

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勅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樞固以追隆周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

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

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
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
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
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公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
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
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
在戎尚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
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
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
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

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
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
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監齊非煙之化儻以一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出
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永熙
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
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
山博縣商王村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
軍討破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正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竝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旣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啓

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河北太守竝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爲時所稱家貧無馬

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竝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叅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渤海蓆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
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
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
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
書三公郎家資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

服充事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
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
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
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彊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
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
虜將軍滄州刺史諡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
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已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已
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

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

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為故事弟道穆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

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
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
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
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
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
無恒敝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
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
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掣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
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
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
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凡弓格虛受
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
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
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
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
况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
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
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
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

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
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
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
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駢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
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今日萬機事
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
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
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
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
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嬖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

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
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
於瞻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
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
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
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
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
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
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

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
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
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
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
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
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
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
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
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
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
朽貫於泉府儲畜旣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
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
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
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
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
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旣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
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
錢猶屢改竝行小大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淪
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
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

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
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
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
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
錢任使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
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
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
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
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
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

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
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
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
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中
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
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
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
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
陳元顥放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

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瀕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
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
仍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
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
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
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
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
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

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流儁士
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
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
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
奏記於匡曰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
碩之德尚好章詠乏彫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
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

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閹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
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
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
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
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
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
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
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貴
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
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
貨具以表聞又介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
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寅西征以道
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
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寅謂道穆曰非卿
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
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
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冀陛下恩顏望霑爵賞
臣旣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
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
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

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尒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

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尒朱王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尒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叢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

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顯重完
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
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
謂介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
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
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
御史中尉尋卽真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
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所顧憚選
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
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

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
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
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旣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
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
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
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
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
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
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
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

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
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儼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
余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
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
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
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
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
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
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勅監儀注
又詔曰祕書圖籍所在內典闕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

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事
黃門侍郎道穆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
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宄是託禹泣辜人堯心
為念所以舉直錯枉事切曩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
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
濟時要所謂禮樂互興不相訟襲者矣臣以無庸忝富
今任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能
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不知耻至
於職司其憂猶望僂俛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
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

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爲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尒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常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

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尔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于顛覆惜乎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魏書卷七十七終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
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
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
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
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脩律

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疆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秉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入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

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叅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軍久之爲徐充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洿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

冲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
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
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
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故
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
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卽
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
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
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
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

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
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
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
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
生大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
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
早卒世元善彈筆紹後聞筆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
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
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
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

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諡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大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彝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闕二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擘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剋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其直頗爲高祖所知轉

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冲
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
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
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
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
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
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
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
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會子問曰相識有喪服
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旣不與
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
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
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旣
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
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
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
涉妨農之節國家縉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
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
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

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
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
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
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
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
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
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
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常軌今雖
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旣不勞民損公任其私
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
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
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
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
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旣爲澄
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資絹
二十四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
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荅曰
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
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

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祿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爲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永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

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勅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朔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碁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碁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沉天子命

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
 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
 封之若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
 為服暮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
 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
 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
 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
 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

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
 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
 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
 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
 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
 以暮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
 長子傳曰何以暮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
 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
 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
 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

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

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墳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勳績相伴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轡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竝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竝

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勅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于先王介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鑿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况

今卜遷方始當脩革之會愚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

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

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口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旣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竝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迹同則論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

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荅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騶

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

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禾臨朝之前陛下居

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輻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寸秤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

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情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與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恫恫之至下

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

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勅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勅罷朝普惠以逆

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一翻改普惠僂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譖或權時所

行在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
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
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
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
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
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
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
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
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
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與滅國繼絕世滅國絕
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
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
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
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
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議此
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
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
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
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
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

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與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胛之耻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飢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

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與大
衆脫狂狡構間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
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
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
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
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
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
以呈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那瓌嬰
禍流離遠來依庇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
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

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
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請
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楊州刺史長孫稚遣別
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
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
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
欵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
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竝賊
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卽爲西行臺以病
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羣氏數反

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
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
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
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
南秦停歧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
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
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荅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
公熙宣勞東益氏民於時南秦氏豪吳富聚合兇類所
在邀劫公熙旣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
公熙舊是蕃國之胤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

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
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途又妄自說鄉里紛動羣氏託云
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憤車營
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
秦闕所縮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款順故廣
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
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
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
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

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
分王罪犯感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
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
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
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踈世減之法又以開
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
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認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
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
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

列璧疑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
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
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
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
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
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
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
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
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
充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

奏書卷七十八 友傳 二十五
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
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
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
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
封有親踈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
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
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
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
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
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

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
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
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
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
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
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
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滯愚以此
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
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
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

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闕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
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
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
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
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始其前來吏秩
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
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
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
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
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

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
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
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
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
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
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
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
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
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
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
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
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
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嚙
啗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
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
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
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
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
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官薄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

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
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
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
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旣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
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
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
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
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
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方日昃求

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
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雋居德書曰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
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
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
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
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
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憐曰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
州刺史田超秀由僧達等竊山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

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
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
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
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
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
軍幽州刺史諡曰宣恭

長子榮雋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雋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
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倏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終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為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

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勅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蹟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勅尚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衣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

魏書卷七十九 文傳 二
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
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袴褶比旣戎服不可以
弔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
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
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今有光國之譽雖復
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高祖遣
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
人仍勅送衣帽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日引昭明等人
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

六年蕭蹟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
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
勅淹引華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
語淹言南北連和旣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
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
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
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及行者皆相顧失色
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
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
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

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鑿輿行幸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瀾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

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試重敘之肅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為難有聖朝宜應敘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為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勅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

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勅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劍江漢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勅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碭礪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諫高祖勅淹曰朕以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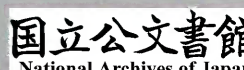
通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勅賜驛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勅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議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諡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間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命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剋敵願王



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

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勅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

黃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旣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卽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

魏書卷之六十九 及傳
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
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
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
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
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鑱禁蕭衍
領軍將軍呂僧珍覽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
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
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

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
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
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
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
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
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
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
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
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
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

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熙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寅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

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寅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令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介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閣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察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義所知義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尅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

數十人同其飢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武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撻句儒者榮之及又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義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

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晉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鹿念字未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忿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諳中華又曰援琴起何

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

止問其來狀念荅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人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荅引念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

詣景雋住所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念荅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逾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雋景雋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荅曰昔楚伐吳吳遣麇由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

識仍叙由緣景雋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爲刺客也荅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念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雋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旣平三方靜晏

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萬齊王闕陳留崔延伯李叔
 仁等分為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
 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
 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雋送念上戲
 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
 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
 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
 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
 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為賊有雖宗臣名將
 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劔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

易登廣涘深隍實為難踐是用日吳忘食中宵憤惋者
 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
 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劔殿中
 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
 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
 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
 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
 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
 須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
 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劭弗從念勃

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
追而謝焉竊勳者放言噂嗜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
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
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郟城
久而未進劭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
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
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
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
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
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

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
賊衆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
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
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
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
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余朱仲遠陷
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會
秦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
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
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

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元顥入洛仍令復州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

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荊州刺史值余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諡曰懿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

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卷七十九終

